

宋

紀

卷一百三十一
至一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

續編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馬馬知贛州李耕以功爲金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

起昭陽作噩正月盡旃蒙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

春正月辛卯朔金主以弟竟歿於除夕不視朝

丙午改虔州爲贛州改虔州爲贛州夫

己酉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居住李顯忠復寧國軍節改虔州爲贛州

改虔州爲贛州度

使士奎薨追封安化郡王錄其子右宣教郎不諱三人爲直祕閣他子弟選官改秩除官者七人卹典如執政

二月庚申朔詔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士樞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金主自中京如燕京

庚午欒虔州軍賊黃明等八人於市明等據州城凡百有十二日

辛未改虔州爲贛州改虔化縣爲寧都

癸

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忠州團練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措置盜賊節制軍馬知贛州李耕以功爲金州觀察使

於是諸將劉綱等九人各遷二官將士受賞者萬三千百二十有四人

三月丙午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齊安郡士優薨於建州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官二等女封郡主諸妾受封者五

人 辛亥金主至燕京備法駕

壬子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賜諡忠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

賜諡恭毅二人楊存中祖父皆以死事故用存中請也

甲寅金主親選良家子百三十餘人充後宮 乙卯金

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內外文武皆進官一等改燕京爲大興府號中都爲中京會寧府爲北京汴京開封府

爲南京而舊遼陽府爲東京大同府爲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爲十四路置總管府名都城門十二命近臣書之名

太府廟曰衍慶宮以奉太祖太宗德宗神主又作原廟於其東以奉太祖已上舊取土無殿試金主始復之凡鄉試三人而取一府試四人而取一府試分六路河北及燕人於大興遼之東北於會寧山後及河東人於大同山東人於東平河南人於開封關中人於河中通以五百人爲合格殿試又黜之榜首卽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後又罷經義神童等科惟以詞賦法律而已金之用刑舊有沙袋熙宗立始去之金主立又去杖脊凡徒刑止以荆決臀爲其近人心故也徒刑五等自五年至一年皆使之雜作滿則釋之金主又定車蓋之式后妃車飾以金三品以上飾以銀自后妃至五品皆朱輪六品以下黑綠而已舊親王宰執用紫蓋金主使削之惟太子用紅諸妃用紫三品以上用青皆以羅四品五品用青皆以絹餘不得用 丙辰金以司徒圖克坦恭爲太保領三省事平章政事蕭裕爲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右丞張浩左丞張通古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張中孚爲左丞蕭玉爲右丞平章政事李德固爲司空左宣徽使劉夢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昂爲樞密使工部尙書布薩思恭爲樞密副使 夏四月戊寅金皇太后大氏崩大氏病篤以不得一見圖克坦太后爲恨臨終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我金主不聽 辛巳詔諸州編管羈管人在法止許月赴長吏呈驗聞比來囚禁鎖閉甚於配隸可令遵守成憲如走失捉獲人卽具名申尙書省別遣 五月庚子右朝奉郎就權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楊庭言興元府褒斜谷有古六堰溉民田甚廣兵火後修不以時水至輒壞若全以食水戶修葺恐民力重困請每遇夏月水泛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兵卒併手修葺興元自兵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楊政再爲帥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嘗葺學舍府學教授青神唐迪請增學田以廣養士政從之時有欲以學田饋軍迪言大軍歲費四千

萬而欲取學田以當賦何啻九牛一毛又豈愛禮存羊之意邪論者乃止 辛亥金國賀生辰使副中奉大夫祕

書監兼右諫議大夫赫舍哩大雅廣威將軍尙書兵部郎中兼四方館副使蕭簡見於紫宸殿 金主以其弟袞

名聲彰著忌之袞不自安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希旨乃上急變言袞召日者問天命金主使高禎等就鞫之無

狀金主怒械袞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于市牽連者皆磔之 六月己卯潼川大水涪江漲庚辰沅江武陵漲水壞

城人爭保城西牛頭山趾大溪橋壞水大至平地丈五尺死者甚眾 金主以京城多隙地夏間以賜朝官及衛

士等秋七月戊子朔仍命徵錢有差 庚寅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史才試右諫議大夫 戊申將作監主簿孫

壽祖言湖廣夔峽多殺人以祭鬼近又寢行於他路浙路有殺人而祭海神川路有殺人而祭鹽井者請飭監司

州縣嚴行禁止犯者鄉保連坐仍毀巫鬼淫祠以絕永害從之 是月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

和國公潘正夫薨於婺州贈太傅官給葬事 八月壬戌金司空李德固卒 金禁中都路捕射麋兔 乙丑岳

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樞薨贈太傅追封韶王其弟降授郢州防禦使士謙特復

潭州觀察使諸子遷官除職者九人後諡恭靖 丙寅左宣教郎王孝廉謀據成都以叛伏誅初孝廉之父輔以

左朝請大夫守合州輔蔡州人初見十二年正月所爲不法左朝奉大夫史聿時爲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置獄遂監府窮治之孝

廉與其兄孝忠俱就逮輔憂懼死聿移夔州路轉運判官獄遂不竟孝廉兄弟知不免陰懷異志卽歸所寓成都

府破產招集亡命多市弓劍離軍使臣之無賴者靡然從之會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曹筠

當以是夕詣府學齋宿孝忠與其徒謀夜襲殺筠然後舉事忠訓郎王立知其謀與孝忠家婢潛以告本路兵馬

鈐轄左武大夫莫州刺史柳侑侑率兵以素隊往捕孝忠與其徒相拒敵官軍死者三人侑走趨府治筠臥閣不

出都鈴轄司幹辦公事張行成排闥入告始授甲討之孝忠等徐步至府門縱火人皆驚散孝忠等馳出衙西門
官軍躡其後孝忠孝廉登樓自刎死孝忠子大正與其黨樊常等五人爲官軍所殺餘黨二十八人走鄆縣後四
日皆伏誅詔劾孝忠反狀餘者悉原之官軍以次受賞凡爲錢萬七千餘緡 戊寅金賜營建宮室工匠及役夫
帛 己卯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安軍承宣使充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貴卒 甲申武功大夫吉
州團練使新江南路馬步軍副總管丁禔移江南東路副總管建康府駐劄 九月甲午帝謂大臣曰聞潼川
路水災可令轉運常平司將被災州縣檢放賑濟 冬十月丁巳金主獵於夏鄉封料石岡神爲靈應王金主自
言曩時嘗過此祠持杯致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投之
又吉故封之金主託言神道欲掩其弑逆也戊午還京 以御史施鉅爲大金賀正旦使帶御器械冀彥明副之
行尙書左司郎中吳奭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彥攸副之 壬戌金有司言太后園陵未畢合停冬享及
禘祭從之 戊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宋樸罷右諫議大夫史才論樸執政無狀樸聞求
去章四上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言樸爲士而不自愛乃從道罔俗與丐者爲伍其欺誕罔俗罪不
在少正卯之下請重行竄逐詔樸落職 壬申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史才充端明殿學士兼簽書樞密院事 安
遠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街權主泰濮安懿王祠事 丙子金詔內外官聞大功以上器止給當日假若父
母喪聽給假三月著爲令 丁丑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魏師遜試御史中丞 十一月丙戌朔定州獻嘉禾金
主命自今不得復進 己丑金瑤池殿成 戊戌金左丞相溫都思忠致仕 壬寅詔爲張叔夜立廟於信州永
豐縣墓側賜名旌忠叔夜之死也其家葬衣冠於縣境至是乃請建祠焉 乙巳以經筵徹章賜宰執講讀說書

修注官御筵於祕書省自是以爲故事 庚戌金以樞密使昂爲左丞相以樞密副使布薩思恭爲樞密使 十

二月戊午金主特賜貴妃唐古鼎格舊作唐括家奴孫梅進士及第 壬戌金以簽書樞密院事監薩舊作南爲樞密

副使 癸亥太傅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薨贈太師命睿思殿祇候王晉行護器事 辛未金

主封所納皇叔曹國王宗敏之妃阿蘭舊作阿爲昭妃既而大臣奏宗敏屬近行尊不可乃令出宮 丙子金貴妃

唐古鼎格坐與舊奴姦賜死 癸未禁民車服踰制 閏月癸巳金定社稷制度 丙申命檢正都司官詳定郡

守所上利病以聞 癸卯金以太保領三省事圖克坦恭爲太師領三省如故命西京路統軍達蘭舊作達西北路

招討使蕭懷忠等巡邊 庚戌金使宣奉大夫尙書左丞蔡松年等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甲寅朔金主不豫不視朝 庚申金尙書右丞相蕭裕以謀反誅金主待裕甚厚而

裕自以專擅權勢慮金主疑己又以金主嗜殺恐及禍乃與前真定尹蕭馮嘉努舊作馮家博州同知約索舊作通謀

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遣人結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懷忠依違其間既而上變金主使宰相問裕裕卽款伏金

主甚驚愕猶未盡信自引問之裕曰大丈夫爲事至此又豈可諱金主曰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與唐

古辨及臣約同生死辨以強忍果敢致之死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謀反幸求苟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

手臣之死亦晚矣金主曰殺太宗諸子豈獨在汝朕爲國家計也又曰自來與汝相好今令汝守祖墓裕固請死

金主遂以刀割左臂取血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自知錯謬雖

悔何及金主哭送裕出門殺之并誅約索等 癸酉初詔郡國同以中秋日試舉人舊諸州皆自選日舉士故士

子或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禁之 丙子封婉容劉氏爲貴妃 二月甲申朔金以平章政事張浩爲尙書右丞

相甲午以尙書右丞蕭玉爲平章政事前河南路統軍使張暉爲尙書右丞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爲樞密副使
三月己未詔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楊政郊恩蔭補特依楊存中例於文資內安排 辛酉帝御射殿策
試正奏名進士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僞心何治而克誠進張孝祥爲第一以下三百
五十六人及第至同出身 壬申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奏武岡軍獠人楊再興已就擒劉旦之師
潭也再興既還建炎初所侵省地至是八年猶抄掠不已師中遣前軍統制李道討之帝覽奏曰方國家閒暇之
時寇盜竊發擒之足以靖民可如所請令檻赴行在時再興已老諸子惟正修聚人最多頗姦猾而正拱者最兇
悍於是再興與正拱兄弟皆得正修繼就擒先是吉州盜胡邦寧攻劫郴桂二州之間破安仁縣提刑司遣土兵
射士捕之爲所敗未敢進 丙子特奏名進士呂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舉進士鄭玘等十六人特奏名二
人授官有差 丙戌金主幸大興府及都轉運使司薦含桃於衍慶宮 夏四月己丑帝詣景靈宮朝獻 乙巳
進士孔摺爲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先是摺之父右宣教郎衍聖公玠卒衢州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五月癸丑
朔日有食之 丁卯金始置交鈔庫 戊辰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施鉅權尙書吏部侍郎 辛未金主遣
金吾衛上將軍工部尙書耶律安禮正議大夫尙書吏部侍郎許霏來賀天申節 金太原尹圖克坦額埒楚克
里出虎今改舊作徒單阿自謂有佐命功受鐵券凶很益甚奴視僚屬動加筆楚嘗問休咎於人譽者言其當有天命額埒楚克
喜以語卜者王鼎鼎上變額埒楚克伏誅金主復命其子乘傳焚其骨擲水中 六月癸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史才罷御史中丞魏師遜劾才受李光薦得改秩迨今陰相交通謀爲國害屢遺書問不憚數千里之遠
凡光所厚者悉與結託包藏禍心自爲不靖右正言鄭仲熊亦言李光曩知温州孫仲鼐掌其表章才用其薦書

以改秩及今得路遂與仲鼂及光所厚者互相交結密通光書於萬里之外蓋欲陰連死黨以搖國是請亟行竄除才聞乃再章求去初命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御史中丞兼侍講魏師遜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知政事 甲辰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爲慶遠軍節

行在年六十九帝曰張俊遽亡曩者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刀劍命內侍省押班張去爲護葬事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帝厚眷之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爲侍從帥守者甚衆 庚申金初設鹽鈔香茶文引印造庫使副 乙亥帝謂大臣曰莫公晟以丹州歸順及進馬可檢擬取旨施行先是公晟自宣和以來屢爲邊患歲調官軍防守至是直祕閣知靖江府兼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呂愿中言公晟獻馬三十匹且遣其部落七百餘人至靖江府與經略司屬官歃血而盟諸蠻願以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五縣爲本路羈縻實爲熙朝盛事丙子帝謂大臣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徭人不作過百姓安業可喜乃詔公晟以南丹州防禦使致仕其子延沈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其餘首領並推恩愿中又畫圖進呈帝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服帝曰若非休兵安能致此於是鑄羈縻州縣印一百六十二給之 先是賀金國正旦使施臣將歸金主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之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又曰秦檜作何官年幾何對曰檜爲尙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金主復使人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檜陰挾金人爲重帝墮其術中終不悟 丙子金參知政事耶律恕罷 戊寅帝幸張俊

才力
以直
飲史筆
之海

第臨奠詔俊姪右宣教郎子安等五人各進一官諸婿直徽猷閣韓彥樸直祕閣劉寔勛楊俱並進一官陞一職

八月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贈典乞依韓世忠例先是帝論秦檜曰武臣中無如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贈典宜令有司檢討祖宗故事務從優厚及是進呈帝曰俊在明受間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

降授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實爲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於是封循王自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封自俊始俊葬無錫縣比葬自行朝至無錫將相州郡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爲榮後諡忠烈 戊申金以

御史大夫高榘爲司空御史大夫如故 九月己未金主擊鞠於常武殿令百姓縱觀 辛酉金以吏部尚書蕭

頤爲參知政事 癸亥金主獵於近郊 乙丑大理寺丞環周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爲積水浸灌

蓋緣溪山諸水接連併歸太湖自太湖水分爲二派由松江入海東北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諸浦中惟白

茅一浦最大今爲泥沙淤塞每歲遇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至積浸有傷農田請令有司相視於農

隙開決白茅浦水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轉運司措置 丁卯金太師領三省事圖克坦恭卒

乙亥詔建天章等六閣 冬十月庚辰朔金廣寧尹韓正亨見殺亨之赴廣寧也金主使羅藏卜舊作李老
僧今改爲同

知使伺動靜且搆成其罪亨待之厚羅卜藏不忍發金主使人促之羅卜藏乃誘亨之家奴言亨怨望且欲刺金

主鞫之不服羅卜藏夜至囚所使人蹴其陰殺之亨材武似其父宗弼擊鞠爲天下第一馬無畏惡皆如意持鐵

鎗擊野獸洞中其腹積爲金主所忌故不免 國子司業沈虛中爲賀金國正旦使敦武郎張掄副之尚書左司

郎中張士襄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說副之 庚子金左丞相致仕溫都思忠起爲太傅領三省事 十

一月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韓仲通權刑部尚書權戶部侍郎徐宗說試兵部侍郎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鄭仲

魏師遜

初文才

今初人

人之初

之臨合

文字相

皆成

人不可

不

王德

王德

王德

王德

王德

熊權吏部侍郎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時徐宗說久病故以泳代之 乙丑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魏師遜仍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劾師遜嗜利懷

姦不恤國事師遜乃抗章求去遂罷之 丁卯權尙書吏部侍郎施鉅參知政事權尙書吏部侍郎鄭仲熊爲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望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齟齬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

庶僚一二年卽登政府乃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閣其恩數猶庶官云

故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 戊辰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

省秦熺加恩遷少傅封嘉國公 辛未數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寶錄院修撰秦墳試尙書工部侍郎 是月

金初置惠民局 十二月己卯朔清遠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荆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德薨於

荆南府贈檢校少保後諡威定 乙酉金以太傅溫都思忠爲太師領三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張通古爲司徒平

章政事如故 丁亥降授右朝奉郎勒停人王趨追三官依舊勒停特除名送辰州編管以趨前知雷州與李光

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也鄭仲熊之爲諫官也論光海外罪人擅離受責之地逃匿趨家時趨坐與光通書停

官未敘事見紹興二十八年八月甲辰乃詔湖南廣西憲臣親往捕光押還地分仍遠趨赴大理獄旣而究治事皆虛特有是命 乙

巳金主使驃騎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白彥恭中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胡勵來賀來年

正旦 是歲金主命諸從姊妹皆分屬妃位宗本之女出入貴妃位宗望之女宗磐之女孫出入昭妃位宗弼宗

雋之女出入淑妃位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爲戲嘗對其嬖倖張仲軻與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

令仲軻裸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裸褻雖圖克坦貞亦不免故事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聽其出入金主欲率意

王德

幸之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又雜置伶人及唐古辨烏達等之家奴。皆列宿衛。有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職人。或以名呼之。卽授以顯職。金主謂其人曰。爾復能名之乎。嘗置黃金襦褌。問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金濟南尹葛王褻妃烏凌阿氏。事舅姑孝謹。治家有叙。甚得婦道。金主使人召赴中都。妃念若身死。濟南金主必殺葛王。或奉詔去濟南而死。王可以免。謂王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妃既離濟南。從行者皆知妃必不肯見金主。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防者稍緩。妃得間。卽自殺。金主猶疑褻教之旋。改褻爲西京留守。
張良甘言以爲天運固如是也

紹興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正月辛酉。金以判東京留守大托卜嘉爲太傅。領三省事。辛未。中侍大夫保寧軍承宣

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道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將士遷官者五千七百七十有二人。以收捕僭

人楊再興之勞也。二月壬午。金以左丞相昂爲太尉樞密使。以右丞相張浩爲左丞相兼侍中樞密使。布薩思

恭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尙書左丞張中孚罷。以右丞張暉爲平章政事。劉蕡爲左丞。參知政事蕭頤爲右丞。吏部

尙書蔡松年爲參知政事。乙未。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爲安慶軍節度

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爲清遠軍節度使。皆以總戎十年故也。金主御

下嚴厲。親王大臣未嘗假以顏色。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金主聞其事。三月壬子。詔三品以上官

上殿。責之曰。聞卿等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殊失大臣體。召法寶詰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爲。金主曰。長

老當有定力。乃畏死耶。杖法寶二百。浩暉各二十。乙卯。金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夏四月丁

丑朔。金境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甲申。安南入貢。詔廣西帥臣差熟事近上使臣伴送赴行在。乙未

參知政事施鉅罷先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共劾鉅罪德元言臣聞國朝趙普有佐命之功而盧多遜陰陷之寇準有澶淵之功而丁謂陰陷之後來事體雖終歸於正當時不能無傷於國體鉅頃爲小官常與李光遊後爲何鑄引用鑄旣被斥鉅嘗怏鉅嘗與一猾僧往還及居府第頻以書簡傳人不知所謀何事深恐傾陷君子有如盧多遜丁謂之所爲珉劾鉅慢易宗廟與僧宗喜往來共爲姦謀有不可測鉅再章求去初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丁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思中等言武岡軍徭人已平請於其所侵省地置一縣以新寧爲名從之己丑右通直郎通判廣州劉景知台州景旦弟也時台州闕守州

者其繼母乃鎬之妹故鼓率士民舉鎬爲知州鎬縱而不禁請將鎬先次放罷以破其奸計并諍孟津鼓煽之罪

辛卯詔鎬放罷孟津紹興府羈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黼皆侍行死貶

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孟津其季也至是亦抵罪田園居第悉籍沒一家殘廢矣

辛丑敷文閣直學士王會復爲尙書兵部侍郎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癸丑金南京大內火 乙卯金主命

判大宗正事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 乙丑金主使正議大夫守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李通廣威將軍充

羣牧副使耶律隆來賀天申節
丙寅金主如大房山營山陵
六月庚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

政事鄭仲熊罷侍御史董德元言仲熊素行貪穢衆所共聞舊在李光門下賊汙狼籍密令姪時中與背馳之黨

日夕相通招權納貨幾無虛日近者沈長卿以謗訕被鄉人訟送棘寺而陳祖安最爲長卿密交仲熊令時中營

救祖安故言語文字州縣並爲隱匿及至棘寺得以脫免右正言王珣言李光誤國之大姦也仲熊末第時嘗託

其門光與之定交沈長卿與光庶婢之子陳祖安爲狎邪之友如謗訕之事仲熊特爲救免深恐啟後來狂言妄語之弊德元等又言近日大金遣使慶賀生辰南北敦好已久陛下屢降詔旨館遇使客務加周旋仲熊既被旨押宴對客蹇傲略無和顏酒行忽據頃刻而罷誤國之深莫甚於此請卽行罷黜屏之遠方疏六上仲熊亦求去乃詔仲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職名依舊 辛巳尙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湯思退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丁亥侍御史兼侍講董德元試尙書吏部侍郎右正言兼侍講王珉試禮部侍郎 丙戌金主登寶昌門觀角觝百姓縱觀 乙未金主命右丞相布薩思恭等奉遷山陵及迎永壽宮太后 癸卯詔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容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言亂臣賊子使叛州郡不幸汙染其間則當與之惟新今岳飛躬爲叛亂以干天誅湖湘漢沔皆其生時提封之地而巴陵郡獨爲岳州以叛臣故地又與姓同顧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諸司於是直祕閣知荆南府孫汝翼等言按水經汨水西逕羅縣與純水合羅縣卽今巴陵郡是也純之爲字有純臣之義焉其言純粹純白純常皆靜一不雜之義足以洗叛臣之污故有是命岳嘗爲飛幕屬至是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 秋七月戊申宰執進呈疏決文字帝曰行在刑獄皆已蕃充外路須令憲臣躬詣州縣庶無冤濫 辛酉金主如大房山杖提舉營造官吏部尙書耶律安禮等 甲戌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南平王 乙亥金主還京八月壬午復之大房山甲申啟土賜役夫人絹一匹是日還宮 國子司業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權兵部侍郎 大理卿張柄權刑部侍郎 丙戌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以後所未有 壬辰權尙書刑部侍郎張柄充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居永州檜猶忌浚故俾柄與王召錫共察之 甲午金遣平章政事

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 乙未金主杖左宣徽使敬嗣暉同知宣徽事馬居仁及

尙食官 九月戊申金平章政事張暉迎祭梓宮於宗州 乙卯金主謂宰臣及左司官曰朝廷之事尤在慎密

昨授張中孚趙慶襲官除書未到先已知之皆汝等泄之也敢復爾者殺無赦 己未金主如大房山庚申還宮

丁卯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秦頊試尙書禮部侍郎 金主親迎梓宮及皇太后於沙流河命左右持杖

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失溫清願痛笞之不然不自安太后掖起之曰凡民間有子克家猶愛之況我有子

如此叱持杖者退 庚午金主獵親射麋以薦梓宮壬申金主至自沙流河 冬十月金太后至中都居壽康宮

己卯金以梓宮至中都以大安殿爲丕承殿安置 壬午以禮部侍郎王珉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

主漢臣副之宗正丞鄭柁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李大授副之 金主命省部諸司便服治事不奏死刑一

月 辛卯尙書左僕射秦檜言衰老交侵日就危惓望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墳堪改差在外宮觀帝賜詔曰卿

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遽覽封奏深駭聽聞加意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久擅大權富貴已極老病日侵

將除異已者故使徐嘉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

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

人檜所惡者皆與獄方欲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 壬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秦熺言父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

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迹二疏帝賜詔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捨朕而

去效漢二疏哉癸巳檜再請詔答曰卿獨運廟堂再安社稷朝廷恃以爲輕重天下賴以爲安危勿藥之喜中外

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甲午熺再奏臣已與臣父議定蓋是素志乞同降處分詔曰宗社再安卿與有力方將

同德之求遠有納祿之請非朕所望勿復有陳是時檜病已篤而熈祕不以聞但以滿盈求退爲請而已乙未帝幸秦檜第問病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帝亦爲之揮涕就解紅帕賜檜拭淚熈奏請代居宰相爲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是夕召權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熈遣其子禮部侍郎塤與其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榘等見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熈爲宰相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洪皓卒於南雄州年六十八丙申太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益國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熈爲少師並致仕詔秦熈已降制其孫試尙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塤數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塤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塤仍充數文閣直學士初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充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千兩德元以爲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乃受之思退以爲檜多疑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帝聞之以思退爲非檜黨乃以思退兼權參知政事是夜檜死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益固鄰國之權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覷放異林泉野記云熈尤恣橫不學聞檜死置酒大喜今不取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爲相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爲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檜以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樞密使張浚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旣而與鼎並居宰相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持兵權檜與張俊密約和議而以兵權歸張俊旣誅世忠亦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論考試

謂非
其不
可也
抑欽
法也
作也

世備悟
楊侯國
蘇其子
而國已
不報矣

官以其子煊爲狀元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塤爲狀元彗星見檜不退頻使臣寮州縣奏祥瑞以爲
檜秉政所致帝見江左小安爲檜力任之不疑檜因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希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
玉書畫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腆續瑾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選無名譽
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驚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
民力重困饑死者衆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惡者卽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
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聖治之美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諫官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光
世薨其建康園第併以賜檜及張俊歿其房地宅繕日二百千其家獻於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崖竅深阻不可
測喜賊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卽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
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賊污不法爲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賊吏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爲壽歲
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啟者皁纓稷契以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請加檜九錫
及置益國官屬者至於忘讐逆理陷害忠良陰沮宗資之議其罪尤大帝漸知檜跋扈憚之不敢發至是首勸煊
致仕欲以次斥逐其黨而國勢已不振矣 丁酉金大房山行宮成名曰磐靈 庚子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
書徐嘉權尙書吏部侍郎 十一月己巳朔金奉梓宮發丕承殿 戊申右承事郎趙汾特降二官制曰汝大臣
子不自愛重言者謂交通宗室窺伺機事朕於汝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削二官尙體寬恩毋重後戾
金山陵禮成 壬子數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甲寅金詔內外大小官覃遷一重貞元四年租稅並
與放免軍士久於屯戍不經替換者人賜絹三疋銀三兩羣臣稱賀 乙卯賜秦檜謚忠獻 丙辰金燕百官於

泰和殿 丁巳占城進奉使薩達麻等入見貢沈箋等香萬餘斤烏里香五萬五千餘斤犀角象牙翠羽玳瑁等
賜酒食殿門外後三日卽懷遠驛燕之其後交趾三佛齊使人率如此例時占城國王陽卜麻薨其子鄒時蘭已
嗣立故遣入貢 乙未宗正丞充金賀生辰使鄭栴罷權尙書吏部侍郎徐壽充金賀生辰使 癸亥冬至日合
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 乙丑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數文閣直學士皓謫英州九年至
是已卒魏良臣等言皓在貶所病甚欲復舊職宮觀任便居住帝曰皓頃在敵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
間以言語得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 丁卯詔曰廷尉爲天下平而年來法寺惟探大臣旨意輕重其罪致民無
所措手足舞文弄法莫此爲甚所冀端方之士詳覈審復一切以法而不以心俾無冤濫副朕丁寧之諭 庚午
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恃告許爲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
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實於法 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儉和僊穆王宗樸孫榮國公仲閔之子也
自秦檜當國二王不襲封者十餘年至是始命之時令衿當封而方坐累拘管乃封令諱安懿王曾孫五百五十
有三人得紹封者自士儉始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守尙書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 辛未三省
樞密院言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敦風俗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於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
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取書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曖昧而傳致其罪者薄
惡之風莫此爲甚願令刑部開具其後告許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省取旨
十二月甲戌朔右正言張修言資政殿大學士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爲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事逆臣劉豫旣
還朝大臣力爲之地高竊重祿坐享累年端明殿學士鄭仲熊與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賄賂狼籍詔坐